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  
第八回 再世崑崙玉全麟嗣 重生管鮑弦續鸞膠

引首《六歌》之一 文天祥作

有妾有妾命如何：

大者手將玉蟾蜍，次者親抱汗血駒。  
晨妝靚服臨西湖，英英落雁飄王曼踞。  
風花飛墜鳥鳴呼，金莖沆瀣浮污渠。  
天摧地裂龍鳳俎，美人塵土何代無？  
嗚呼五歌兮歌鬱紆，為爾溯風立斯須。

【評】

若無成茂、周智，吾恐老珪亦類天祥之歌矣，何蟾蜍、汗駒之有哉。

卻說都氏無心中抖出個抵塞的汗巾兒來，正是捉得封皮當信讀，擺佈丈夫是不必說，卻又悄悄地将翠苔賺到後花園中，一頓打死。急呼成茂來時，卻教他把那叉口盛貯馱出，拋於江中。成茂推辭不開，只得將他馱出。都氏然後走進翠苔房內，將他衣服細器俱收拾過，不題。

且說成珪跪到四更，方才就枕，一覺睡去，醒得來已是三竿日上，慌忙披衣而起。未及出房，只聽得合家老小沸沸揚揚的喧嚷。成珪不知就裡，忙問都氏。都氏道：「你那心上人逃走了。又是我未曾難為半句哩，若還略有三言四語，又好說我磨他走的。」成珪道：「那一個心上人？」都氏道：「就是翠苔。」成珪道：「裡外重門深鎖，一毫不見動靜，怎麼飛得出去？」都氏道：「料他一身難走，畢竟是有了外情，被人勾引而去。故此衣服之類，帶得許多去，若一身怎生走得？」成珪道：「要見從那裡出路？」都氏道：「清清早晨，一個後園門豁達大開，不是往後門去的？」成珪道：「有之，有之。我家後門出去就是大街，常有行人來往，或者看上了個甚麼油花子弟，跟他去了，也不可不知。」隨即一面著人去問熊先生消息，一面著主管寫了許多招紙，開著失單，但是街頭市面，隨處貼到。也是成珪不捨翠苔之心，況又著了妻子的「馬扁」，只被都氏冷笑得個嘴也歪了。有詩為證：

潑婦頑妻何地無，卻嫌都氏性真都；  
直將人命同纖芥，猶把嬰孩視丈夫。

再說周智偶從街坊上經過，只見泥牆邊、板壁上各處遍貼招子。抬頭一看，但見寫道：

立招子人成廷玉，於某月日，走出丫環一個，喚名翠苔，年長□五歲。收得者等情。失單某項。

周智驚道：「成兄家裡，年來一發多事！剛剛一個翠苔，我正說到虧院君肯容在家，誰知這個妮子自又逃走去了！咳，我想千家萬戶，最難治的是丫頭、小使，寬待之，則縱而無禮；嚴待之，又怨而寡恩。甚而還有這班野鴨性子的，繇你待他好，便如供奉父母，也只留他不住。不信翠苔這個妮子也會逃走。成員外，成員外，我想你的命裡，只有僕宮還好，想是那婢宮是到底不濟了！不免探望一番，有何不可。」

卻到成家見成珪。談及此事，成珪□分不快，口中半吞半吐的，是怒非怒，是嗔非嗔。周智又猜不著其中深奧，不好動問。進內又見都氏，都氏道：「老叔又是好哩，昨晚宅上歸來，還不曾罵著丫頭，打著小使，你那大哥今日沒得埋怨。若是曾把翠苔罵幾聲、打幾下，致使偷了衣服等項而逃，那時受盡他的咒罵哩！」周智道：「久聞嫂嫂待人極其寬宏慈愛，只是那妮子沒福。如今二位不要不樂，須知他自沒福，不涉家長之過、我也本當相幫尋覓一番，只因連日勞碌，今日客還未散，故此不及效力，即返舍也。」周智歸家，將此事說與妻子並熊二娘。

二娘連聲歎息，隨即打轎回家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成茂早晨領主母之命，把翠苔正欲馱出，忽然想得起來道：「且住！院君雖然著我這般行事，他卻出了招子，說他盜物逃走，我卻青天白日的把他背著，倘被他人看破，免不得是我移屍，院君撇個乾淨，不肯認帳，那時到是區區謀財害命。」

「只這一想，不覺汗流兩脅，心下到怯上來，只得仍舊馱進，藏在自己妻子房裡。俟到黃昏時候，內外人都困靜，成茂卻去尋了一把鐵鋤，悄悄地把翠苔馱上，一徑出門，來到一個曠僻去處，把叉口放下，道：「翠苔姐，是你自己不合與員外有染，致有今日之禍。我若將你投在江中，豈不替魚鱉做了一頓飽食？」

我今把你埋在這裡，也與你做個鄉土之鬼。千萬到閻羅面前，切不可連累區區，足感你的大德。明日晚間，待我備一陌紙錢過來奠你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掘成一個深深坑子。正欲葬下，只聽得叉口裡吁的一聲，歎道：「天那，好痛苦也！」成茂聽得這一響，驚得個屁滾尿流的，飛也似跑，只恨肚子下爹娘不再生得幾只腳添，連鐵鋤都不要了。遠遠的才敢立定了腳，口中兀自齒牙兒對對廝打道：「作怪，院君打死了你，卻來驚嚇著我！丟在那邊，莫管他罷。」又想到：「差也，今日黑了，少不得又有明日！今日不理，明日被人瞧見，豈不連累地力總甲？逐戶挨查出來，我員外焉得無罪？況受人之托，必當終人之事，此事半二不三，如何使得？」沒奈何，按著膽埋過了去，心裡唸唸有詞：「太上老君！阿彌陀佛！」也不知顛倒念了無數。到得叉袋邊，自覺一個頭脹做斜子般大，忙忙掩土。只見裡邊又隱隱叫道：「哥哥救命！」成茂聽得這句，方才略膽大些，問道：

「你還是人，還是鬼？若是鬼，休來嚇我，我和你今日無冤，往日無仇。」裡邊又道：「我是人，哥哥救我則個。」成茂道：

「你若是人，我決救你；若是鬼，也要自惜體面。說不得了，打開來看是甚麼。」連忙將叉口解開，月明之下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果然是活的。翠苔道：「哥哥不可害怕，我原不死，早晨只被院君打得劇了，所以假意裝死，不敢做聲。日旬又藏在黑暗去處，惟恐有禍，也不敢做聲。身上頗疼，肚中頗餓，到晚來一發難過。適問哥哥許多言語，我也句句聽得，感謝哥哥本心，只疼痛徹骨，不能答應；聞得實欲埋下，只得掙這幾句言語。」

成茂喜道：「謝天〔謝〕地！又是不曾把你拋下江去。早知不死，日間茶飯將些你吃也好，實是苦了你也！但只一件，院君已將你做了盜逃，四下招子貼滿，倘我將你馱回，院君畢竟不樂，如何是好？」翠苔道：「奴家得罪院君，已被打得垂斃，尚欲棄屍江中。論此情彼此已絕，再若到他跟前，是以羝羊食虎，必無可生之機。念奴原是熊家討來，今哥哥但把奴家仍還熊家罷了。」成茂道：「不濟，不濟。你女流之輩，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老熊做陰陽生的人，一惟酒食是圖而已而已。」

我到將你送去，他明日到做鵝酒仍舊送還，不惟被他請功，又且不利於你我。我有一計在此：周員外與我家員外有莫逆之交，早晚每常攬掇娶妾，我將你馱至他家，只是實說因與員外有染，被院君知了消息，故此不容在家，乞他收養，料必不辭。」翠苔道：「這都憑哥哥上裁。」

成茂放出老力，一口氣馱上肩，竟來周家敲門。比及更深，眾家人俱已睡熟，不肯起來。獨有周智，終是當家之人，門外風吹草動，是件當心。聽得打門之聲，即忙提個燈籠出來，問道：「那一個？夜半三更，大呼小叫。網開得門，只見成茂直轟轟的雙膝跪在階簷之下。周智忙扶不迭，問是何故。成茂道：

「一樁全恩全義之事，須賴員外斡旋。」周智道：「甚麼事故？若可做得，無不出力。不要哭哭啼啼的，有話便說。敢是員外逐你？」成茂只是嗚嗚咽咽道：「員外與家主向有管鮑之交，小人方敢斗膽，倘員外不肯見憐，小人也只有死而已。念家主六旬無子，娶得熊氏二娘，熊二娘過門一載有餘，並未見些分曉，想亦有病之女，料應無子之人。其娘家娶來從嫁翠苔，良有意也，今年

一□五歲，容貌頗佳。我員外只因無子，欲速不達，於前晚因院君宅上煩酌，未免有染。不料被院君知了風息，將翠苔必欲置之死地。早晨打得垂斃，著小人馱去拋江，只說翠苔在逃，意欲杜其蹤跡。誰知翠苔姐幸喜未死，小人何忍助紂為虐？況此女既與家主有私，在小人，即有諸姨名分，若不乘機馱出，料無生理。但今雖出虎狼之穴，而無收養之所，亦是徒然。想老員外寬宏之度，況與家主久交，必不難於收錄。

惟員外慨然見允，非小人之幸，實成氏之幸也！」

周智聽了半晌，甚覺淒惋，故意假作難道：「翠苔既為院君所逐，老拙處如何好收？況宅上遍出招子，說翠苔已經盜逃，正欲尋獲，我今收之，是窩主也。倘你所言未實，其中另有委婉情曲，那時老拙一個清白人，到做個卑污事。再若七損八傷，一個女子，或有夜眠不測，我到替他做孝子！不管，不管，免勞下顧。」成茂道：「呀，老員外，成茂力事家主有年，並無半點差謬，在員外亦必鑒之，豈有隱匿情蹤，敢來欺瞞員外？」

即家主遍貼招紙，不過主母詭謀，家主不達其意，入其彀中，原非本心。即知翠苔在於尊府，家主亦必不見罪於員外，不過暫托鷓枝而已。其湯藥之需，小人自來理料。若或皇天不■，翠苔命祿不長，其棺槨之儀，小人亦能承受，料只尺寸之水，何懼意外之波瀾乎？懇員外金諾，足感厚德。」周智道：「非我堅執不允，可奈世風囂漓，緘口結舌，反多福祉，任俠懷義，每見摧殘，因此老拙斷斷不管。」成茂歎口氣道：「咳！罷了，罷了！世言：『酒肉弟兄千個有，急難之中半個無。』果實語也！員外既不肯收這女子，料他必作溝渠之鬼。小人不能全其性命，而斃家主之姨，是不義也；既受主母之托，而不能盡主母之命，是不忠也。不忠不義，徒活何為？不如觸死階前，也得員外做個證鑿！」言畢，便向階坡上亂撞。周智慌忙扯住道：

「賢姪，不須如此。老漢所言，俱是試爾之術，今已見真心，足見大義。汝但放心，我自處。翠苔姐現在何處？快快扶來見我。」成茂轉悲為喜，即向黑暗處將翠苔馱入。周智即喚何氏院君出來，說與原故。何院君好生憐憫，即忙備了酒食款待成茂，又將茶湯與翠苔吃，少刻又與桃仁湯、紅花酒緩緩飲下，已有幾分甦醒之意。成茂乾歡萬喜，拜謝而回。

到得家中，已是二更時分。家下只說成茂尋覓翠苔為名。

成茂歸家，來見成珪，成珪問道：「出去這一個日子，可曾有些下落否？」成茂道：「人是在那邊，只小人不曾見得來。」

成珪道：「好混話！敢是醉了。你為何頭額上都有傷損？」成茂道：「傷損的頗多，不止成茂一個。員外若非成茂，幾乎也受傷了。」成珪道：「一派醉話。去睡罷。」

成茂進內，又復都氏道：「蒙院君所托，小人竟把翠苔拋入江中。不敢瞞院君說，翠苔其實不死。」都氏道：「狗才，我著你淹死他，誰著你放話他？」成茂道：「院君豈不聞鄭子產得魚，著校人而放之，那校人烹而食之，卻對子產說，始舍之圍圉焉，少則洋洋焉，悠然而逝。這不是假放生，難道小人到敢真放死？」都氏道：「那裡學這一口胡才，也來廝混？你那額上破傷，為何而致？」成茂道：「一發說不得。小人將翠苔馱至江口，正要拋下，只見一個尋江夜叉，將翠苔一把拖去。」

小人連忙問他：『拖往何處？』那夜叉說：『我家龍王老子正要納寵，我看這個女子盡可充得後宮。待我拖他冒個頭功。』小人說：『哎呀，不濟，不濟，諸事俱可，獨有作妾不許，倘你家龍夫人、龍老娘也會吃醋，再把他來打死，那時又將來拋入海去，卻不教翠苔做了個鬼裡鬼？』小人立意不允，被那夜叉提起手中棍子照頭一下，把翠苔奪去。故此打得這般狼狽。」

都氏道：「休得胡言亂語，廚下盡有酒食吃些去，明日領賞。」

成茂叩謝，不題。

再說周智夫妻，因翠苔原是從嫁之女，況為成員外所寵，一竟另眼相看，就是妾女一樣相待。初時身上未痊，與之延醫請卜，湯藥調養，無所不至。直到百日後，才得平復如初。周智每每見著成珪，再不說出這事，成珪那裡曉得？

彼時五月初旬，正是端陽節屆，成員外居家不樂，每常攜杖頭百錢，同周智水邊林下，常沽一醉，那日周智道：「老兄，一年景況，無過龍舟最盛。況我西子湖中，景致甲於天下，其龍舟競渡，妙不可言。盍當偕往一觀，亦是一年雅興。」成珪道：「這極妙事，有何不可。」二人便攜手出城，僱一隻小舟，沽幾壺美酒，買幾品小色海味之類，兩人對酌，一詠一觴。

看那各埠龍舟，爭前搶後，擂鼓摩旗，好豪興也。

《滿庭芳》為證：

龍則一名，色分六種，青藍黑白紅黃。船隨大小，龍有短和長。吹角鳴金擂鼓，恍疑是湖水騰驤。少年行，花拳繡腿，盡是俊兒郎。往來波浪裡，止爭瞬息，何啻飛揚。盡誇花錦服，明豔旗槍。扮出歷朝故事，夜叉鬼處處喬妝。屈子恨，千秋共弔，萬古競傳芳。

周、成二人坐在船中，看著那各埠龍舟右衝左突，吶喊搖旗，水面上湯沸的相似，好不耀目。周智道：「今日之遊樂乎？」

成珪愀然改容，答道：「樂固樂矣，猶有未盡。」周智道：

「何故？」成珪道：「屈原舊恨，後人千載弔之，尚不能消其萬一之憤，況有甚於此者，更誰為之弔乎？」言訖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周智道：「兄又奇了，歡笑處，又想到那一些上邊，悲感起來。」成珪道：「肚底之事，不好對你說得。」周智道：

「賢兄既不棄弟，有事說之何妨？倘有可解，即當效力。」成珪道：「這事一則難說，二則莫可挽矣，說亦無益！」周智道：

「雖難回挽，說來亦不妨事。古人云：『夫妻面前莫說真，朋友面前莫說假。』總有□分乾己，料弟不比他人。」成珪道：

「咳！話到其間，也瞞不得老弟。千愁百慮，你道我有些什麼閒事？所恨的不過是那不賢老乞婆，蒙你幾番計策，他也沒奈何，與我娶妾，誰知高來不成，低來不就，都是一片假意，那熊家親事，卻是個實女兒。」周智拍船大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奇絕，奇絕！怪得一年來你家沒半些醋氣出來。」成珪道：「這也何足為奇。還有那從嫁翠苔，□四五歲，頗也長成可目。

也是區區不合，因老乞婆在宅赴酌，我將翠苔沒要緊掬摸了一次，誰知無心中遺下了些手腳，早被厭物瞧破。可憐見，不知怎地竟把這個妮子不明不白，不知置之何地？哄我說是逃走，賺我四下跟尋，廣貼招子，只落得明明的著鬼！兩日前被我知些消息，說是老乞婆將他活活打死，著人馱去拋在江裡。我雖半信半疑，料來到有□分的確。可憐這個女子，只當我害了他！

若還果餐魚腹，豈不比屈原更苦□倍？」周智道：「老兄不知也罷，既知這段風聲，何不下心跟究？」成珪道：「打探不真，事難造次，惟恐打虎不倒，反為所傷。此事既涉老賤，若他聒絮，不當兒戲。雖然他做人可惡，我卻不忍揭他罪犯出來。只是我命當孤，也索罷了。」周智道：「老兄不忍嫂嫂坐罪，也是你一點孝敬之心。但翠苔何罪，你卻害他至死？也不可虧心薄倖，忘了他這段恩情。」成珪道：「正為難忘此情，每每放他不下，幾欲做些功德超拔他，又苦難於行事，兀的不痛殺我也！」周智道：「兄亦不必過哀！論死者不能復活，有心憐他，不必在忙。論弟雖非古人可比，而古人亦有贈姬贈妾者。兄既有意納寵，料宅上必難再娶，弟家中新購得粗婢一人，寵兒頗與翠苔姐姐相似，另日即當贈兄為妾。就於舍下成婚，得便不時來歇宿幾宵，卻不安妥？」成珪道：「若得賢弟這般用情，愚兄粉身難報！當納上聘金，然後成禮。」周智道：「豈有此理日相贈，何必聘金。另日薄設小酌，奉請成親。」成珪不勝之喜。二人歡歡而散。

周智歸家，對何氏道：「那成員外真是柔軟之人，翠苔之事，竟被妻子瞞過，如今方才知覺，然又不敢究理，徒自眼淚汪汪，一心想著翠苔舊事。我想翠苔身子已健，正欲送他回去，想來不是良策，不若備一席酒，迎取成員外，就於我家續親，將翠苔表正做了妾。倘或後來有些好處，豈不是你我功德？」

何氏道：「我素有此意，何不速行？」周智便與翠苔說知，翠苔□分感激。周智揀了日子，即著家僮將後廳耳房灑掃停妥，備下牀帳之類，做了若干衣服首飾，喚廚子，僱樂人，專請成員外赴席。成珪對都氏道：「今日周宅赴酌，說請一個京中客人，此人專意好吃夜酒，不到三更，決乎不散。我想陪客決要終席，恐夜深歸家，門戶啟閉不便，不若就在周家歇了，明日回來。今晚院君安寢，不須等候拙夫。」都氏道：「歇也繇你外邊歇，明日早晨，只要繳印。」成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

來到周家，早已燈燭輝煌，供著和合紙，專等成員外到來，一齊迎入，各各見禮。周智道：「吉時已到，可請新人出來。」

何院君將翠苔妝束齊整，罩上兜頭紅錦，出來拜過天地，燒化了和合紙馬，請位年長的親眷揭巾。成珪雙睛不轉的瞧著，道：

「不知揭出怎生的一副俏臉兒來？」誰知才揭花巾，新人早已拜下。眾人忍不住都笑起來，成珪一看，驚駭道：「這不就是我家翠苔？」周智道：「然也。小弟因兄思慕之誠，特從海底追轉。」成珪驚喜相半，將周智扭住，定要問個詳細。周智施長說短，仔細訴說一遍。眾人無不喝采周智夫妻的恩義、成茂的功勞。成珪倒身拜謝，隨著翠苔拜認周智夫妻為父母。周智道：「既已為兄之妾，即如嫂也，何得女之？以後大家不許叫翠苔姐，俱可喚三娘子。」何氏道：「恐這一聲三娘子，還贖不得那頓肥打來！」成珪道：「若無二位美情，恐此生已難再會，三娘子安得復有今日？」

各人就座飲酒，無不贊美此舉。樂人奏動管弦，吹吹唱唱，直飲到月轉花梢，相送成珪歸房。成珪此際之樂，不能細述。

忽然記起一樁事體，道：「決請周員外計議。」周智道：「又有甚麼急事？」成珪道：「賢弟有所不知，近來老妻又行了龜頭憂之法，甚是嚴緊，夜來倘有事體，少不得擦去原印，明日又來淘氣。正是作福不如避罪，還只容我回去了罷。」周智道：

「豈有此理！你也忒受法度，尚寶司鑄了銅鐵官印，那不守法的尚且私刻，不曾見犯了幾個出來，不信老婆的家法恁般欽遵！

只說洗澡誤失就是。」成珪道：「難說，難說。我家院君最是尖酸，好生踢斛淋尖，這般話，怎生哄得他過？」周智道：「你但盡意做去，包你不妨，只與我看過樣子，明日照樣雕個與你，怕他怎的。」成珪依言掩門而睡，那夜風光，比前更覺不同。正是二位新人，兩般舊物，一個久曠之男，一個久怨之女，趁著酒興，說不盡千般恩愛、萬種香甜。雖是老陽少陰，一發逆來順受，卻似九里山前，遇了個□面埋伏的陣勢，東攻西擊，大戰數回。

起得牀，已是三竿日上。成珪先問周智道：「所事曾備辦否？」周智道：「絕早已刻在此。」成珪接進房中，將印色照樣打上一個，就把印兒遞與三娘子道：「這印兒幸喜今日在院君前抵搪得過，便是無價之寶也。你可收在妝盒裡，下次好用。

」翠苔道：「謝天〔謝〕地，認不出才好。」成珪道：「怕不得許多，只索胡亂答應一番再處。今晚我又來也。」

於是辭了周智，漫步歸來，見妻子道：「昨宵疏失，多有得罪。那京中朋友委實可厭，飲酒完得，已是四更。」都氏道：

「不知這客還是南京還是北京？」成珪原是信口說謊，一時答應不迭，隨口應道：「正不知是那一京。」都氏道：「好花嘴，南京、北京相去數千餘里，語言人物，大不相同，怎麼說不知是那一京？」成珪道：「只被院君這一驚，已驚做動不得了，還分得甚麼南北？」都氏揪著大夫耳朵道：「又有蹊蹺。快進房來，聽我發落。」不知這一進去，主何吉凶，下回分解。